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八十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

晉起武帝泰始元年乙酉至恭帝元熙二年  
庚申凡十二世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六年

世祖  
武皇帝

姓司馬氏名炎字安世河內溫人

楚漢間司馬印為殷王都河內漢以

其地為郡子孫因家焉

晉國既建

議立世子何曾以帝駿委地手過膝

非人臣之相遂定

帝由太子

文帝以世子為太子事見前

嗣為王遂代魏

稱帝并吳而一天下



庚子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

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正月王渾出橫江浦名注見前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

王濬唐彬攻丹陽此稱歸之丹陽注見前破之吳人于江磯要害之處並以鐵

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水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

雖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于是船

無所碍遂克西陵荆門夷道注俱見前杜預向江陵遣牙門

周旨等夜濟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在荊州府松滋

孫皓米販親臨王濬有進無退勝敗之勢固已昭然鐵鎖鐵錐安能為守棧船直下推枵枵枵不待踴賊數計矣然所云天炬燒鎖采色近江水中炬如何燃故讀書者在連理

吳世旦少可待  
而屬性者且謂  
宜俟不冬若主  
預夕排暑議為  
之主持王濬雖  
勇畧必為王濬  
所制時安無順  
流東下成功刻  
日守武帝令濬  
受濬節度任持  
不尋戰至傳帶  
杜預便道還素  
之探實為玩弄

縣西南山北有  
巴復村故名

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

江也旨等伏兵虜之預遂進克江陵于是沅湘以南

州郡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會詔濬與

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

預乃分兵益濬攻武昌下之預與衆軍會議

或曰百  
年之寇

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于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  
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  
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督

沈瑩

丹陽太守

諸葛靚

字仲思靚諸葛  
誕子誕死留吳

等率三萬衆渡江

迎戰大敗靚走悝及瑩等皆被殺

先是悝率衆至牛渚瑩曰上流諸軍

素無戒備晉水軍必至此宜奮力以待之今若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大事去矣悝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

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苟其喪敗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坐待蜀兵之至恐士衆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

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與晉揚州刺史周浚戰于板橋大敗靚欲遁去使迎悝悝垂涕曰仲思今日是

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耶

靚流涕而去悝遂為晉兵所殺并斬瑩等 牛渚山名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北其山下突入江處

謂之采石磯元和志采石戍為六朝重鎮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 初詔書使王濬下

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

以潘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遂與書曰足下  
既推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  
之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之一事也潘大悅表呈預

書及是張憚敗死

揚州別駕何憚謂刺史周浚宜速  
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渾曰

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  
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憚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  
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  
而進豈一一須詔命乎渾不聽何憚盧江潯人

潘自武昌順留而下吳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拒

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

吳主嬖臣岑昏傾險諛佞為  
百姓患苦至是殿中親近數

舟師之利全在運轉迅速開河稱大船可先取是所稱快水船家性情之流耳

百人請誅昏吳主惶情從之陶濬自武昌還謂吳主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于是合眾授濬節

者奉書渾濬請降而送璽綬于他濬舟師過三山江在

寧府江寧縣西南寰宇記山有三峯南北相接吳時為津濬處渾遣信要與論事濬

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

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觀詣軍

門降濬解縛焚榷延請相見吳自大帝建元黃武至皓已凡四主共五十九

年瑯邪王佃以皓致印綬于已遣使送皓洛陽朝廷聞吳



已平羣臣皆願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面流涕曰昔討逆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孫秀吳大帝母弟匡之孫為吳夏口督以皓見疑

晉 奔

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

皓至泥頭面縛詣東陽門

洛陽城東門名

詔遣謁者解縛賜

以衣服車乘拜其子弟為郎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

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

引見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于南方

孫皓惡聞數語  
差強人意然以  
面縛受封之人  
惟罪不赦直云  
亦設此座相待  
是自取禍至此  
時能為此語心  
其不降死社稷  
矣此語恐非當  
時書錄

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  
目剝人面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  
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先是王濬之東下也  
吳城戍皆望風歎附  
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為金  
城太守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之有舊知其在妙珝  
邪王妃家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逼見之靚流涕曰  
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為慙愧詔以為侍中  
固辭不受歸于鄉里  
終身不向朝廷而生

封拜平吳功臣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

上澤私色俱志  
動阻植豈  
何發能指示可  
比安得判為上  
功武常能知劉  
頌之失而不能  
鑑別是非仍優  
渾與邑何以示  
大公平

意甚愧忿將攻濟濟參軍何攀

字惠興蜀  
郡郫人

勸潘送皓

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渾與周浚賤使諫止渾渾不納

表潘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強盛有司

請檻車徵潘帝弗許潘至京師與渾爭功不已帝命

廷尉劉頌

字子雅  
廣陵人

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潘為中功帝

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

魏代漢改京兆為  
太守等于列郡

乃

詔增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以潘為輔國大將軍與

杜預王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策告羊祜廟封

其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濬自以功大而為

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忿憤徑出不

辭

益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南中私第口不言平吳

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簡生所以屈廉頗也濬曰吾始憊鄧艾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能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遺諸胸中是吾福也

邑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

杜預

遷襄陽以為天下罪安忘戰必危乃動于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滋滴水以浸田萬餘頃問揚口起夏水遠巴陵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道洛中貴要或問

胡曾父子清白  
自守尚矣然以  
子而問父病所  
從來以之資誤  
柄可耳正史風  
化折闕不存有  
此

其故預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滋清水注見前楊

口楊水之口水經注楊水逕竟陵縣北入于沔謂之

楊口是也竟陵故城在今安陸府天門縣其西南有  
楊口壘夏水在荊州府江陵縣東南首受大江下流  
入漢巴陵  
注亦見前

冬十月前將軍青州刺史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卒

威為尚書時

威由豫州刺史拜尚書復出為青州

常諫時政之寬帝曰

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

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初威父質為魏荊州

刺史有清績威往省之日驅驢單行既至見父止宿  
廐中及歸質賜以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白不識于

何得此絹質曰此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乃受之威入晉歷官宰牧常賜見帝問曰卿清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

知臣不如也質字文德卒于荊州

### 詔罷州郡兵

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

凡州十九郡國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

千八百乃下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

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

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

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

吳地南平反側未靖北境又寇寇孽遂得高勢銷兵此武帝志滿荒淫之漸社稷講武之由申明戍守可謂誠

神助

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  
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陶璜字世暎

丹陽秣陵人

辛丑二年春三月選吳佞妾五千人入宮

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嘗乘羊車

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挿戶鹽汁洒地  
以引帝車羊嚼竹葉而喜鹽故以引帝車

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字文通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

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始有規諷帝雖知而不

能改

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

王沈魏書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其中

部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氏為大帥此為慕容氏之始

晉書載記魏時燕代多寇步搖寇涉歸之祖好之遂襲

寇馬諸部因呼為步搖其後音訛為慕容或云慕二儀

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胡三省曰步搖之說

誕戎云之說慕容寇昌黎魏郡晉因之地在今熱河塔

臣子附會之詞

即交黎應劭曰今昌黎水經注引之考三國魏志正始

五年鮮卑內屬立昌黎縣以居之又晉書地理志昌黎

郡魏置據此則昌黎魏始立縣而復置郡應劭後漢

初平中太守去正始時已遠注疑有誤至今永平府之

昌黎縣乃漢系縣地遵于此立廣寧縣為營州治金大

定間改名曰昌黎非魏晉昌黎地也馮智舒實所引

誤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

胡三省注在昌黎後

慕容氏于此置縣元魏併入龍城

龍城即漢柳城注見前

之北號慕容部

胡三省曰

慕容氏始見此至孫涉歸遷于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徙征

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

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

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郭欽西河人

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

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寅壬三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

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

字仲雄東萊掖人

曰朕可方漢何

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

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

毅糾繩豪貴無所顧忌

錦絲步障象  
家或所不允  
瑚高至三四尺  
已沙春誕粘澳  
奎職代薪侈而  
不適于用尤為  
情理所必無當  
是傳聞過甚之  
詞

中護軍羊琇恃寵驕侈數犯法殺勅奏琇罪當死郤  
官從事程衡徑馳入營收琇屬吏考問帝不得已免  
琇官未幾復使白衣領職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後  
將軍王愷文明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  
三人皆富于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粉黛養崇以蠟  
代薪愷作紫絲布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  
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斲賜之  
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碎之愷怒崇曰不  
足多恨乃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  
愷比者甚衆愷慨然自失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  
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于天  
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土廣人稀  
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  
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羊琇字推舒泰山陽平  
人程衡字長元廣平曲周人王愷字君夫東海郟人  
石崇字季倫粘盈之反錫也澳于到反沃也步障所

葛洪性士不足  
斷張華在婦人  
中時因文與秀  
望頗動時朝  
以公勳固非其  
材固為大過則  
亦太過矣志以  
為華而不情也  
是為論

以障蔽若  
今之望恩

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為三

公荀勗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

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

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

華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  
欲徵之統侍側從容語及鍾

會統曰善會之反願由太祖帝變色曰是何言耶統免  
冠謝曰善御者必知六營緩急之宜會才智有限而  
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常遂構  
凶逆耳向令錄其小能節以大禮則亂心無由生矣

綱目以揚雄仕

莽嘗書死以作

之若賈充之心

今以潛通門叔

逆羅惠更非雄

可以當時渾泰

欲斬之以謝天

下即光時死亦

深以起傳為是

乃竟與後貞恩

輸國之權測日

逆賊君之沈灼

均于書字向堂

道直字在即書

帝然之統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  
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操  
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慮  
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夏四月賈充死

綱目書卒  
今改書

充老病自憂諡傳

去聲

從子模

字思範

曰是非久自見

不可掩也至是死

充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為  
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

文槐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議謚博士秦秀  
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莒公子為後

春秋書莒人滅鄆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  
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韓謚字

長深南陽堵陽人父壽字德貞母賈午充少女也莒  
人滅鄆見春秋魯襄公六年穀梁傳莒人滅鄆非滅

法劉友或所云  
書揚雄死所以  
賦之言胡僧不

至元所以美之其  
說尤為變虎窟

如是則孟子所  
謂齊梁之人

文王而美之人  
當何如哉特中

明義例豈凡奸  
賊不臣如元與

洲約此者愚以

書地且書守之

謀在萬古臣子

大防不致遠矣  
漸減自餘凡以

示信直而其事  
其說于此  
書心經或三堂

也立異姓以蒞祭  
祀滅亡之道也

冬十二月以齊王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珧皆惡之統言于帝

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

乎勗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

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乃以攸為大司馬都

督青州諸軍事于是羣臣皆切諫

王渾曰攸至親威  
德宜贊朝政今出

之國假以虛號而無與我幹方之實懼非陛下進述  
先帝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

充而種日遷延  
傳之為千百矣  
談者為之談深  
得春秋後雖大  
義吾武乃以私  
竟更于美臨終  
矣

齊王固賢然舉  
國稱之至令公  
王若留是行政  
禮晉武之出奴  
亦眾人所以敬  
之耳

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歷觀古事  
輕重所在無不為害惟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  
智許猜物雖親見  
親踈者庸可保乎  
帝不聽侍中王濟甄德本姓郭氏魏明

帝命為甄黃後黃即與明帝  
幼女淑合葬者也事見前  
使其妻公主濟尚帝女常山公主

德尚文帝女  
京兆長公主俱入涕泣請帝留彼帝怒謂王戎曰兄

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

來生哭人耶乃出濟德明年正月命太常議崇賜齊王之物博士庾翼秦秀等曰

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今天下  
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  
之違舊章矣祭酒曹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  
親不得耐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

乃極諫以為當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  
心况四海乎且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議  
論遂免志除曹等名賜齊王備物殊禮  
庚善字允臧純之子曹志字允恭燕人

癸卯四年春三月辛丑朔日食

大司馬齊王攸卒

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希旨皆言

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

少齊王取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

憤恚至卒攸疾轉篤猶催上道攸嘔血而薨  
初攸有寵于文



帝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臨終為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立執攸手以授之三本后臨終亦涕泣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恐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帝故愛攸甚篤己為荀勗馮紆所構欲為身後之慮因出之及薨帝往臨喪哀慟不已馮紆侍側曰晉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遂收淚而止

夏瑯邪王佑卒

武 監曰

子覲

字思祖

嗣

覲即元帝之父

冬河南荆揚大水

歸命侯孫皓卒

甲辰 五年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

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  
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乃  
止

乙巳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  
各置中正前事見使銓次等級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

久中正或非其人嘉赦日滋毅嘗上疏請罷之疏曰  
中正

冊訂中正九品  
足為禁殿可  
以得人而甄別  
之柄不出朝廷  
清議起而黨禍  
成帶所必至耳故  
鄉舉里選之奇  
行與井田封建  
等

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  
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勞族一也重其任而  
輕其人使駁論橫于州里嫌隙結于大臣二也優劣  
易地首尾倒錯三也禁人許訟使受枉者不復上聞  
四也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  
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當官著效者或附早品在  
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  
考績六也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  
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七  
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  
私天下之人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  
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  
品更立一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衛瓘亦言觀乘  
喪亂之後人士

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今九域同規無復懸  
屬異土宜盡除中正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浮競

濟者債也爲而  
後官固不成非  
乃濟對亦如焉  
一時尚有君臣  
父子之體乎

自息  
不報

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

時渾子濟為侍中嘗坐事免官久之帝謂和嶠

字長與汝

南西平人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後爽恐不

可屈帝召濟責讓之既而曰頗知愧否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旱

秋八月丙戌朔日食

丙午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食

司徒魏舒罷

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

丁未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食

太廟殿臨秋九月改營之

至十年夏始成

戊申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秋八月星隕如雨

地震

巳酉 十年夏四月鮮卑慕容鹿字婁降以為鮮卑都督

洛球

鹿涉歸之子也先是涉歸死其弟刪莫立既而國人

殺刪迎鹿立之涉歸與宇文部

遼東鮮卑別部其先有人人曰普回因狩

得玉璽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其俗謂天為宇  
謂君為文故號宇文部遂以為氏胡三省曰宇文氏

始見

有隙鹿請討之朝廷弗許鹿怒入寇遼西殺掠

甚衆至是鹿遣使請降詔以為鮮卑都督

鹿謁見東夷校尉何

龕以士大夫禮中衣詣門龕嚴軍以見之鹿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鹿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或龕聞時宇文氏段氏者以歲飢逐食遼西遂招誘

亡叛其衆漸盛曰徒河段

方強數侵掠鹿鹿界辭厚禮以事之以

遼東僻遠遷于徒河

漢縣魏省故城在今錦州府錦縣

之青山

後鹿以大

棘城為帝顛頊之墟復徙居之大棘城在錦州府義州

冬十一月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王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

字子真宣帝第四子

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使鎮許昌又徙皇子

南陽王東

度字弘

為秦王都督關中瑋

度字彥

為楚王都

督荊州允

度字欽

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

三胡

省注晉江州置于惠帝元康初此江二兩字疑行文

並假節之國立皇子又

士字

度為長沙王穎

度字章

成都王晏

度字平

吳王熾

帝即懷

豫

章王演

度字宏

代王孫通

祖字熙

為廣陵王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通

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熙見人主帝奇之嘗稱通似宣帝故

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通明慧故無

天下咸歸仰之

廢立之志復用王佑

濟從

謀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



晉惠顯者武帝  
已舉見而以有  
孫自解其寺獨  
長之宗說生志  
遠慮唐太宗明  
成祖之事皆由  
先事不斷實  
釀成之真所云  
如其一不知其  
二也

鎮要害又恐楊氏之逼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為

通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實志行清素命為之傅  
實以時俗喜進趨少廉讓嘗著崇讓論以為世爭則  
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  
則讓之者多矣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趨而欲  
人見讓猶却  
行而求前也

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

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  
之

庚太熙元年

孝惠皇帝永熙元年 是年正月改元太熙  
四月帝崩太子即位即改元永熙今依蜀漢

章武三年例大書太熙元年而  
以惠帝永熙元年分注于下

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輔

政帝崩太子衷即位

是為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

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人臣皆不得在左右

駿因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少間正色

謂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作詔以亮

與駿同輔政且欲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會帝復迷

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后召華廙

字長駿平原高唐人

何

劄字敬祖曾之子作詔授駿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仍趣亮赴鎮帝復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  
遂崩太子即位駿入居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亮  
不敢臨喪哭于大司馬門外表求過塋而行或告亮  
欲討駿駿密遣兵圍之亮夜馳赴許昌乃免

五月葬峻陽陵

在洛陽縣北

賀善贊曰武帝即位如置設諫官禁獻奇異往往有  
可觀者然暗于知子納妃賈氏而啟五王之亂蔽于  
信讒疏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昧于防患尊寵劉淵  
而基亂華之禍蓋以位為樂而無深長之恩故雖能開  
創帝業身歿而  
天下大亂矣

詔羣臣增位賜爵有差

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普進封爵以求媚于衆將軍

傅祗

字子莊  
殿之子

謂曰未有帝王始崩而臣下論功者也

駿不從詔中外羣臣增位賜爵有差復相調一年

散騎

侍郎何攀奏曰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于革命之初輕重不倫且大晉卜世無窮制當垂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

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謙冲委政于公而

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

言况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

之駿不從

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

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而逆畏以直取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為而欲以亢厲為辭故致怨耳安有恠恠忠益而反見怨疾乎駿以賈

后險悍多權畧忌之以其甥段廣管機密張劬典禁

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馮翊太守

孫楚

字子荆太原中都人

謂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而不與

宗室共參萬幾禍至無日矣駿不從

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

彰逃不受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姿吾踰海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適為太子

適既立以何劭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為師保拜母謝氏為淑媛賈后常置謝氏于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言于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求

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勗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勗等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說而起及是嶠從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何如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以劉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

瑯邪王覲卒

諡曰恭

子睿嗣

即元帝考魏書以元帝為晉將牛金子冒姓司馬為瑯邪王覲嗣晉書元帝紀云宣帝以

元石園有牛繼馬後故深忌牛氏飲其將牛金而卿  
耶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帝說互不同  
故通鑑不採今依考  
與之例附注于此

### 孝惠皇帝

辛亥 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

為庶人

初賈后為太子妃常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  
于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楊后曰賈公問有大勳  
于社稷豈可以其女妒而忘之耶妃得不廢后數誡

晉代魏碑針定  
于賈元政楊后  
眷念其女若此  
而西晉之世即  
賈后廢之天道  
好運信哉



厲妃妃不知其助已返以為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

后又欲預政為楊駿所抑殿中中郎孟觀

字叔時渤海東光人

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肇謀誅

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既至觀

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

字思光瑯琊武王子

帥

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

駿圖變召官屬謀之主簿朱振曰必闔堅

為賈后謀不利于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  
首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  
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  
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賞甚大奈何燒之  
皇太

后題帛為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  
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所駿逃于廐就殺之遂

收玼濟及張劬段廣等皆夷三族玼臨刑告東安公

絲曰表在石函

武帝立楊后玼上表請  
免異日同禍事具前

可問張華絲

不聽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復諷羣公奏曰皇

太后圖危社稷自絕于天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

不敢奉詔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今

黨其所親為不母于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

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有司奏請廢太后為庶人

詣金墉城詔可

先是詔原駁妻龐氏以慰太后之心及太后廢有司復請以龐付廷尉行

刑詔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省董養游太學并堂嘆曰朝廷造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赦書謀反大逆昏赦至于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

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

亮欲悅眾論誅楊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

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

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亮頗專權勢咸復諫亦不從

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

字叔武太原人

女弟之子賈謐與楚

王瑋東安王繇

繇以誅駿功進爵為王

並預政后暴戾日甚繇

密謀廢后繇兄澹

字思弘

素惡繇屢語于亮詔免繇官

廢徙帶方

注見前

于是謐彰權勢愈盛

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與

石崇陸機

機弟雲滿岳擊虞左思庾秀劉粲與弟琨

等皆附于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為每謐及廣成

君郭槐出皆降車道左望塵而拜

潘岳字安仁榮

陽中牟人

擊以國為氏虞字仲洽

長安人左思字太

冲臨淄人庾秀字成叔魏帝招子劉

輿字慶孫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

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

太宰亮太保瓘以北軍中侯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權以裴楷代之瑋怒楷不敢拜復謀遣瑋之國

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

周文王遷豐其支庶留岐者為岐氏

勸瑋自

昵于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于楊駿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諧亮瓘于賈后曰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

霍之事王宜宣詔屯諸宮門免亮瓘官夜使黃門齎  
以授瑋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  
十六軍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字深收瓘長

史劉準謂亮曰此必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力戰  
不聽遂為肇所執嘆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  
世子矩俱死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  
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  
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盛

因說瑋誅賈耶以正王室瑋未決會天明張華使董  
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  
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殿中將軍廣騶

虞幡

騶虞仁獸繡于幡上所以止兵

麇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

釋仗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

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詔未顯一國

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錮等執黃幡  
搥登聞鼓訟瓘寃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瓘爵位詔

亮曰文成

瓘曰成

以賈模張華裴頠

字逸民秀之子

為侍中並管機要

賈后專朝以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謚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畧為眾望所依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頠為侍中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逢遺闕后雖允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闢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壬子

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弒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



卒賈后恐太后有靈覆而殞之仍施諸厭術

癸丑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

深三尺

甲寅四年大饑

司隸校尉傅咸卒

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遂奏免河南尹滄等官京師肅然

乙卯五年夏荆揚兗豫青徐六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災

焚累代之寶

漢高祖斬蛇劍孔子履等盡焚焉

及二百萬人器械

索頭分其國為三部

拓跋氏自悉祿立

前事見

三傳至祿官

悉祿死弟綽立綽死沙漢汗子

弗立弗死叔父祿官立後魏諡綽平帝諡弗思帝諡祿官昭帝

祿官分國為三部一

居上谷之北濡源

濡水即今灤河水經注濡水出禦夷鎮東南鎮故城在今宣化府赤

城縣今灤河自縣之獨石口外發源東北流稍南與熱河會又東入遵化州界至永平府之樂亭縣入海

之西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

在今山西大同府陽高縣東北

邊牆外之北使兄子猗屯諡桓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

故城注見前使猗屯弟猗盧諡穆統之代人衛操字德元

與從子雄字世遠及同郡箕魏書澹字世雅往依拓跋氏

說猗屯猗盧招約晉人猗屯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

者稍衆

已而猗屯度漠北巡因西畧諸部降附者三十餘國

丙辰六年夏匈奴郝度元反

匈奴郝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

胡三省注羌居馬蘭山中因以為種

落之號山在今陝西胡三省注胡俱反殺北

地太守征西大將軍趙王倫

字子奕  
宣帝子

信用嬖人孫秀

瑯琊人

與雍州刺史解系

解氏晉大夫解陽之後  
系字少連濟南著人

爭軍

事朝廷徵倫還以梁王彤

字子微  
宣帝子

代之系表請誅秀

以謝氏羌張華以告彤使誅之秀友人為之說彤得

免倫遂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因求錄尚書

事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秋八月秦雍氏羌齊萬年反冬十月遣將軍周處等討

之

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彤嘗違法處

按劾之至是秦雍氐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

涇陽注見前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

以討之中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果敢有仇

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其敗必也朝廷不從

陳準諶曾孫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

來不可當也或受制于人此成禽耳

關中饑疫

冬十二月畧陽氏楊茂搜據仇池

山名在階州成縣西三秦記山本名仇維

其上有池故曰仇池

初畧陽清水

今縣屬秦州縣西有西城漢晉時故縣也

氏楊駒始居仇池

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盤道三十六回而上駒孫千萬附

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寔強盛徙居畧陽以其

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帥部落還保

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

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是後楊氏遂世據仇池

丁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

齊萬年屯梁山

在今陝西乾州西北胡渭曰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禹貢治梁及岐是

也一在乾州孟子太王去邠踰梁山是也

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

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兵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

國取恥彤駿逼遣之處攻萬年于六陌

在乾州東今曰六陌鎮

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

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

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

也

秋七月雍秦旱疫

米斛萬錢

九月以王戎為司徒

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寀輕出遊放

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事者賣之恐人得種常鑿其核凡所

賞拔專事虛名既咸之于瞻字十嘗見戎戎問曰聖

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咨

王戎誠鄙吝持籌會計已味戎永之義然賣李鑽核亦難過及史傳特因其醜而醜之之不



空談已無實用  
况將無同三語  
真是換稜有何  
元妙爾時風俗  
敗壞一尚虛無  
一矜豪侈豪侈  
以王右軍為宗  
而徇利之鄙夫  
托馬虛無以阮  
謝靈為宗而徇  
名之庸夫托馬  
即小有彼善于

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

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來效之行與弟澄好品  
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  
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  
人也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  
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  
長則短者自見澄及阮咸咸從子修胡毋輔之謝琨  
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為達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厲  
聲呼其父字曰考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呼入  
共飲卓比舍即釀熟因夜至窺間盜飲為其掌酒者  
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之  
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  
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  
存者也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士大夫皆以浮  
誕為美廢弛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談者

此而為害則均  
如其人可以論  
其世矣

深到有形之累或稱空無之美于是立言虛無謂之  
元妙處事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  
曠達故恃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滯長幼之序混貴  
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故心  
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  
也而制器必須于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  
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己有之羣生哉然習俗  
已成頽論亦不能救 王澄字平子戎從弟樂廣字  
彥輔南陽清陽人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胡毋輔  
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王  
尼字孝孫城陽人畢卓  
字茂世新蔡銅陽人

戊午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揚冀五州大水

遣侍御史李必慰勞漢川流民

初畧陽巴氏李氏

李氏之先世居巴中秦并天下以爲黠中郡薄賦其口歲出錢四十

巴人呼賦爲寘因謂之寘人漢末張魯據漢中李氏往依之魏武平魯徙李氏之家于畧陽北土名曰巴

氏

有子曰特

字元

庠

字元

流

字元

皆有文武才善騎射

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薦飢畧陽天

水等六郡

魏以漢畧陽縣置郡晉因之後同廢

民流徙入漢川者數萬

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拯救之由是得衆心

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遣侍御史李苾

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受流民賂表言

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宜

令就食從之由是散在梁

晉分益州置梁州統漢中梓潼等八州

益不

可禁止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于人

豈非庸才耶

胡三省曰李時事始此

未已九年春正月將軍孟觀討齊萬年獲之

張華薦觀有文武才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

十數皆破之遂禽萬年

太子洗馬江統作徒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

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倫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費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為寇而

兵甲不加遠征期全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計叛羌徒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叛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氏于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而我狄錯在此土士庶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扶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徙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諸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返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關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雜寇建安中使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為五部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毋邱儉討高句驪徙其餘種于滎陽部戶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

或已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夷狄能不為變乎  
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  
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  
還其本城慰彼土思惠此中國于計為長也朝廷不

能用 江統字  
應元陳留圉人

以成都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顯

字文載安平  
獻王字之孫

為鎮西將軍鎮關中

賈謚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穎見而叱之謚怒言于  
賈后出之又以顯鎮關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  
親不得鎮關中顯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

張華優游卒歲  
之類一坐學問  
掃地倘考之禍  
乃自取耳

秋八月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

賈后淫虐日甚私于太醫令程據等裴頠與賈模及  
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  
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倘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  
諸王方強勿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  
稷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  
曰卿二人于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  
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于亂吾曹得以優游

卒歲而已。願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

即先妻郭槐。願母亦郭氏。

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反以

模為毀已而疎之。模憂憤而卒。願雖后親屬。然雅望

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願拜尚書僕射。又詔專

任門下事。願上表回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于

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倘二者不立。雖有十表

難以免矣。願不能從。

帝為人慈賢。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

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托。有如



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一獄訟繁滋尚書劉頌上疏極言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顧薦平陽韋忠于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寢裳而就之哉闕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出法駁案者謂出于法之外而為駁議也魯褒字元道南陽人韋忠字子節平陽人索靖字幼安敦煌人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食

十二月廢太子通為庶人

初廣成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慈愛太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

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于太子又曰趙粲

武帝充華與后

黨賈午必亂汝家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

太子幼有

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為奢虐由是名譽浸減或廢朝侍而縱遊逸于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

統上書陳五事不從太子性剛知賈謚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謚諧于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不如早圖之后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詐為有孕內橐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時朝野咸知后有害太子之意左衛率劉卞以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人如林四率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后頗聞之以下為雍州刺史卞十二月后詐稱飲藥死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

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

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通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

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以其子彰城尚皆幽  
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殺謝淑媛彰亦尋卒  
庚申永康元年春正月皇后幽故太子適于許昌三月殺  
之

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首辭班示公

卿遣千兵衛太子幽于許昌

自太子之廢眾情忿怒  
衛督司馬雅嘗給事東

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  
安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  
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  
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侍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

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  
秀言于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使為內應將  
發秀又謂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  
于人明公素黨于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通  
于百姓之望以免罪耳必不深德明公不若遷延經  
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仇豈徒免禍  
且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回使人行反間  
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后聞之甚懼三月后使太

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

尉氏

注見前

雨血妖星見南方

胡三省注星見妖而不知其名故但曰妖星

太

白晝見

晉書天文志太白晝見與日爭明占曰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

中台

天文志三台六星兩

兩而居西邊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

星拆

明足以察幽微  
創兼而天變昭  
彰為有日月  
華生味先德以  
及于禍死當愧  
其少子然此時  
即去亦豈能終  
免哉

張華少子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

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裴頡自為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

趙王倫孫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公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華拒之雅怒曰乃將加頸猶為是言邪不顧而出倫矯詔勅三部司馬

晉左右二衛有前驅由基疆弩

三部  
司馬

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太子今使車騎

時倫以車騎將軍領

右軍將軍

入廢中宮汝等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

族衆皆從之開門夜入遣齊王同

字景治獻帝攸之子

將百人

排闥迎帝幸東堂召賈謚斬之

齊王同收后台見之驚曰卿何為來同曰

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問起事者誰時梁王彤亦預謀因答曰梁超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乃出遂廢后為庶人收趙粲賈午考竟召八座

以上皆夜入殿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

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系等于殿前

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



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倫送賈庶人于金墉誅

董猛孫慮程據等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詔追復故

太子適位號

諡曰愍懷

立其子臧

字敬文

為臨淮王

有司奏尚書令

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

已倫矯詔遣使賫金屑

酒至金墉城賜賈后死

倫素庸愚復受制于孫秀為中書令威權震朝廷天下

皆事秀而無求于倫倫欲求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李重荀組為左右長史王堪劉謨為左右司馬

東督為記室荀崧陸機為參軍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荀組字大章勗之子王堪東平人劉謨沛國人東氏漢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

因去疎字之足改姓為東督字廣敬  
陽平元城人荀崧字景猷或元孫

五月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孫

秋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趙王倫以允為驃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

將士皆畏服之知倫秀有異志謀討之倫秀轉允為

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遂率國兵

數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討之從者左袒于是從

者甚衆遂圍相府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允結陣

于承華門前中書令陳淮

胡三省注  
淮應作準

欲應允言于帝

遣伏胤持白虎幡

晉制有白虎  
駟虞二幡

以解鬪

胡三省注白  
虎威獸以度

軍進戰非解鬪也陳準以帝昏愚故託言解鬪而貴  
以麾軍使倫兵見之知允之攻倫乃出于帝命也

倫于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共之

胤乃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陳受詔胤因

殺之坐允夷滅者數千人

初孫秀為小吏常事黃門  
郎潘岳岳屢捷之石崇之

甥歐陽建素與倫有隙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不與及允敗秀因稱崇岳奉允為亂收之崇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岳母嘗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皆族誅

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

### 以齊王罔為平東將軍鎮許昌

齊王罔以功還游擊將軍罔意不滿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以為平東將軍出鎮許昌

### 趙王倫自加九錫

孫秀議加倫九錫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

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所通行周勃霍光其功甚大  
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欲殺之秀曰殺張裴已傷

時望不可復殺頌乃止遂下詔加倫九錫

倫及諸子  
頑鄙無識

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  
深謀遠畧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會形貌短陋如  
奴僕之下者秀使  
尚帝女河東公主

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

后父尚書郎元之

泰山南  
城人

孫秀黨也

后外祖樂安孫  
旂與秀合族相

善故秀立之元  
之封興晉侯

前益州刺史趙廞巴西人反

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之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厚遇李特兄弟以為爪牙特等恃勢聚眾為盜騰至州文武千餘人迎之廞遣兵逆戰騰敗死復殺西夷校尉陳總廞遂自稱益州牧置僚屬易守令李庠等以四千騎歸廞廞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萬人

六郡謂秦州之畧陽等六郡壯勇謂流民之壯

勇以斷北道明年李庠為趙廠所殺李特怒遂攻廠殺之遣使詣洛陽陳廠罪狀詔以羅尚

為益州刺史尚入蜀廣漢太守辛冉謂尚曰特等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尚不從羅尚字敬之襄陽人

辛酉永寧元年

是年正月趙王倫改元建始四月帝反正始改元永寧

春正月以張

軌

字士考安定烏氏人為涼州刺史

散騎常侍張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悉討破之威著

西土

胡三省曰張氏保據梁土始此

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殺太孫臧

趙王倫逼奪璽綬備法駕入宮即位帝出居金墉城  
尊為太上皇廢皇太孫為濮陽王殺之以孫秀為侍  
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為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

會貂蟬盈生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是歲天下所舉

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敕曰在職者皆封侯郡守綱紀並為孝廉廉吏所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及茲以白板封之

三月齊王罔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等舉兵討倫倫遣  
兵拒之



齊王冏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乂及新

野公歆

字弘舒扶風武王駿子

移檄征鎮稱逆臣孫秀迷誤趙

王當共討之有不從命誅及三族

穎名鄴今盧志謀之志曰仗順討逆

百姓必不召自至穎從之遠近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故得冏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強齊疎而弱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強弱之有歟乃從冏顥初用長史李含謀執冏使遣張方將兵助倫及聞二王兵威復召方還更附二王盧志字子道毓之孫孫洵楚之子李含字世容颍西狄人張方河間人倫秀聞兵起大懼遣孫輔張泓司馬雅帥兵拒冏秀子會及士猗許超率兵拒穎

閏月丙戌朔日食

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夏四月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與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張泓等與齊王冏戰于穎上

穎水之上穎水注見前

屢破之泓

攻冏營冏出兵擊破其別將泓等乃退成都王穎前

鋒至黃橋

明三省注朝歌西有黃澤水謂之黃雀溝橋當在其上

為孫會士猗

許超所敗穎欲退盧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有輕我之

心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猗超會皆持節由是軍政不一且恃勝不設備穎擊之于淩水

注見前  
淩梁

會等大

敗穎乘勝長驅濟河自罔起兵百官軍士皆欲誅倫秀及河北軍敗左衛將軍王與帥營兵入宮三部司馬為應于內攻孫秀于中書省斬之使黃門將倫還第迎帝于金墉城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分遣使者慰勞三王賜倫死收其子誅之凡百官為倫

所拜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顓顓皆至洛陽

自興兵六十餘日戰鬪死者近十萬人

先是孟觀監河北軍同檄

至觀知天文以紫宮帝座無他變倫必不敗為之固守及倫誅其屬斬之傳首洛陽孫旂亦伏誅

六月以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將軍河間王顓為太尉各還鎮

齊王冏入洛陽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詔以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政故事成都王穎為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

錫河間王顥為侍中太尉常山王又為撫軍大將軍  
進新野公歆爵為王歆說冏奪顥兵權又亦勸顥圖  
冏間者憂懼盧志謂顥曰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  
然兩雄不並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  
以收四海之心顥從之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即

辭歸鄴由是士民之譽皆歸顥

冏辟劉殷為軍諮祭酒曹攄為記室江統

苟晞參軍事張翰孫惠為掾顧榮王豹為主簿冏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旌等五人為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顥至鄴謀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乞運河北卹周米以賑陽翟飢民餼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

皆盧志之謀也初同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故欲殺之穎為辨理得免因表為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為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劉殷字長盛新興人曹攄字穎遠譙人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張翰字季鷹吳人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顧榮字彥先雍之孫王豹順陽人戴淵字若思廣陵人

冬十月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蜀者遣御史馮該督之李特兄輔自畧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為然因納賂于刺史羅尚及該數為流民請留流

民感特多相率歸之會廣漢太守辛冉營柵衝要謀  
掩流民流民大懼歸特愈衆旬日間至二萬人特乃  
與弟流分為二營繕甲厲兵以待至是冉潛帥步騎  
二萬襲特營特發伏擊之死者甚衆于是流民推特  
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驥皆號將軍  
進兵攻冉于廣漢冉出戰屢敗奔德陽  
後漢縣後周廢故城在今  
四川潼川府遂寧縣  
今綿州德陽唐所置特入據郡進攻成都與蜀民約  
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

頻為特所敗乃阻長圍與特相拒求救于梁州及南

夷校尉

明年河間王顓通督衙博討特軍梓潼朝  
廷復以張微為廣漢太守軍德陽特使其子

蕩等敗博兵博走眾降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張微  
擊破特兵進攻其營李蕩引兵還救遂破微殺之李  
驥進攻成都李流軍城北羅尚遣精勇萬人攻驥驥  
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之一二衙博姓名秦穆  
公子食采于衙因以為氏

壬戌 泰安元年夏五月立清河王康王暉為皇太子

齊王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頴有次立  
之勢清河王暉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為皇



太子以罔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

字元起宣帝弟  
高恭王泰之子為

司空領中書監

冬十二月河間王顛使長沙王又殺齊王罔

齊王罔驕奢擅權中外失望

侍中稽紹上疏曰存不  
忘亡易之善戒也且願

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顏上大將軍無忘黃橋  
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罔耽于宴樂不入朝見坐  
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南陽處士鄭  
方上書切諫孫惠亦以為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重  
二王長揖歸藩罔不能用惠遊辭疾去罔謂曹攄曰  
戎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甚大王誠能居  
高慮危塞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罔不聽張翰顧榮  
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

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  
以廢職徙為中書侍郎穎川處士庾袞聞同期年不  
朝嘆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于林慮山中  
王豹致踐于同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  
都王為北州伯治鄴王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  
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長沙王又見豹踐謂同曰小  
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同乃鞭殺之豹將死  
曰懸吾頭太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鄭方字子同  
南陽人庾袞字叔褒郟陵人林慮山注見前同以河間王顓本附趙王倫

恨之顓長史李含因說顓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  
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  
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齊罪而討之

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顯從之顯  
表陳罔罪請長沙王又廢罔以顯輔政遂舉兵遣李  
舍張方等趨洛陽十二月顯表至罔大懼會百官議  
之尚書王戎曰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委  
權崇讓庶可求安罔從事中郎葛旗怒曰漢魏以來  
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耶議者可斬百官震悚

戎偽藥發墮則得免李舍屯陰盤

故城在今西安府  
臨潼縣寰宇記後

漢靈帝末移安定陰盤縣  
寄理于此晉屬京兆郡

張方軍新安徽又使討罔

又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  
府城內大戰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  
連戰三日罔衆大敗執罔斬之同黨皆夷三族舍等  
引兵還長安又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顓

陳留王曹奐卒

諡曰魏  
元皇帝

癸亥 二年春二月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衆

李特潛渡江擊羅尚尚軍散走蜀郡太守以少城降

華陽國志晉時益州治太城成都治少城胡三省曰  
太城成都府子城也少城惟西南北三壁東即太城

之西 墟 特入據之 赦境內 改元建初 蜀民相聚為墟者

皆送款于特 特分流民于諸墟 就食

李流言于特曰 諸墟新附宜賈

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 特怒曰 大事已定 但當安民 何為更逆 加疑忌 使之離叛乎 朝廷

遣荊州刺史宗岱等帥水軍三萬 救尚軍 勢甚盛 諸

墟皆有二志 功曹任胤因言于尚 密約諸墟 刻期同

發 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 諸墟皆應之 特兵大敗 斬

特傳首洛陽 李流收餘衆 退保赤祖

胡三省注地 名在綿竹東 李

蕩中矛而死 流以宗岱將至 甚懼 欲降 李驥及特之

子雄

字仲儁特第三子

迭諫不納雄乃誘說流民與襲擊東

軍大破之會岱卒軍退流甚慙由是竒雄才軍事悉

以任之

是年李雄攻殺汶山太守取郫城流徙據之已而流卒雄代領其衆衆推為益州牧雄攻

羅尚遂入成都

郭

漢縣今屬成都府

夏五月義陽

魏縣晉為郡故城在今南陽府桐柏縣

蠻張昌反詔以劉弘

字季和沛國相人

都督荊州軍事秋七月弘遣都護陶侃

字士行鄱

陽人討昌昌走衆降

新野王歆督荊州為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

聚黨數千人為亂江夏太守弓欽討之不勝奔武昌  
昌遂據江夏得山都縣吏邱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  
云漢後奉以為主而自為相國建元神鳳江沔間所  
在起兵應之旬月間眾至三萬

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髻

昌至樊

城歆出拒之眾潰為昌所殺詔以荊州刺史劉弘代  
歆為鎮南將軍督荊州軍弘以南蠻長史陶侃為大  
都護衙門將皮初

皮氏樊仲皮之後

為都戰帥進據襄陽昌攻

之不克其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

破江州

元康初割荆揚二州地置江州統豫章武昌等十郡

攻武陵零陵豫章

武昌長沙

注俱見前

皆陷之于是荆江揚豫徐五州之境

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為

務弘遣陶侃等攻昌于竟陵

注見前

大破之昌逃于下

雋山

胡三省注下雋縣之山也下雋注見前

其眾悉降

八月劉弘斬昌于清水初陶侃

少孤貧為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見而異之令其子與結交後察孝廉至洛陽郎中令楊暉薦之于顧榮

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劉弘謂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荆部守宰

多闕弘請補選詔許之弘叙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



晉世月人重門  
望最為聖反別  
弘即陟而夫初  
不獨公正身持  
亦足抗末流之  
失

弘壻夏侯陟弘語人曰夫治一國者宜以國為心必  
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  
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剛  
報詔聽之弘于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  
姓愛

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顥將張  
方入城大掠

河間王顥初用李含計欲俟齊王冏殺長沙王乂而  
討之遂廢帝立成都王穎以已為相既而不如所謀  
穎亦恃功驕奢百度廢弛嫌乂在內不得逞其欲欲

與顯共攻乂

盧志諫曰公委權解雇時望美矣今宜  
顯軍關外文服入朝此伯王之事也參

軍邵續諫曰人有兄弟如左右手今公欲當天下之  
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顯皆不聽 邵續字嗣祖魏

郡安陽人八月顯顯共表乂論功不平與僕射羊元之將

軍皇甫商

安定朝  
那人

專擅朝政請遣乂還國誅元之等

詔曰顯顯敢舉兵向闕吾將親帥六軍以討之其以

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顯以張方為都督將精

兵七萬東趨洛陽顯引兵屯朝歌以陸機為前鋒都

督督王粹牽秀石超

苞之子

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帝

如十三里橋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于宜陽  
方襲破之帝軍于芒山羊元之憂懼而卒遂幸緱氏擊牽秀  
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冬十月長沙王又奉帝及顓兵戰于建春門

洛城上東門

大

破之

帝自緱氏還宮顓遣將軍馬咸助陸機又奉帝與顓戰  
于建春門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于馬以突咸

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

在洛陽縣東水經注

陸機於尚文詞  
然其人不及張  
善遠甚數極  
私思可為爪牙  
而不辭又不能  
效盡忠之規正  
甚至抗帝稱行  
身尚悖逆微孟  
改措亦匪不容  
謀者孫孫乃以  
身殉之一時機  
為義利可謂不  
揣其本

穀水東合七里澗澗有石梁考陟死者如積水為  
州亦有七里澗古曹陽也與此別

之不流

初官人孟玖有寵于頊玖欲用其父為邯鄲  
令右司馬陸雲回執不許玖深怨之玖弟起

為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歸其主者起將領尉直入  
度下奔之顧謂機曰始奴能作留否機司馬孫拯勸

機殺之機不能用及戰起敗殺玖起機殺之謂于頊曰  
機有二心于長沙幸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頊大

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著白衫與秀相  
見為賤辭頊既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

之頊又收雲及拯下獄玖催令殺雲夷三族獄吏掠  
極數百兩蹀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

之狂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嘆曰陸氏兄  
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

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涇門人費  
慈宰意詣獄明極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

自吾分卿何為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因言極寃改又殺之華亭今江南松江府婁縣西有平原村即古華亭谷陸機故定在其側孫拯吳郡人

十一月長沙王又奉帝討張方不克頴遣兵逼京師詔

雍州刺史劉沈

字道真燕國薊人

討頴

長沙王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大敗眾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既

戰勝以為方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利顯進逼京

師公私窮蹴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

簿祖述

字士雅范陽道人

言于乂曰劉沈忠義果殺雍州兵

力足制河間宜啟上詔沈發兵襲顯顯窘急必詔張  
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從之沈奉詔合七郡之衆凡  
萬餘人趨長安

甲子 永興元年

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宗李雄建興元年凡僭國二是年以後僭國初建及

嗣立或重改元者皆分注年下非此則不列

春正月尚書令樂廣卒

廣女為成都王妃或譖諸太尉又又以問廣廣神色  
不動徐曰廣豈以三男易一女耶又猶疑之廣以憂卒  
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又頴入京師自為丞相尋  
還鎮鄴

又屢破頴兵而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士  
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  
王越慮事不濟潛興殿中諸將夜收又啟帝下詔免  
又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將士見外兵不盛

悔之更謀劫出人以拒頴越懼遣人密告張方方灸

殺之

方將士皆為流涕

頴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頴為丞

相越守尚書令頴遣石超等帥兵屯十二城門殿中

宿所忌者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

雍州刺史劉沈及顓戰敗死之

顓屯軍于鄭

注見前

為東軍聲援聞沈起兵退入長安

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沈渡渭

而軍與顓戰屢敗之沈使衙博皇甫澹以精甲五千



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顯帳下沈兵來遲顯黨張輔

字世偉南陽西鄂人

見其無繼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沈

南走被獲顯殺之

沈為顯所獲謂顯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

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以必死蒞臨之戮其甘如  
普顯怒斬之新平太守張光數為沈畫計顯執而詰  
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主得有今日顯  
壯之表為右衛司馬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

二月顯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

廣陵度支陳敏

字全通廬江人

及議郎周玘

字宣佩處之子

擊張昌黨

石冰于建康斬之

先是石冰據臨淮

晉郡治盱眙盱眙注見前

不下議郎周玘等起

兵江東討之推前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傳

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于是前侍御史賀循

字彥先邵之子

廬江內史華譚

字全思廣陵人

及丹陽葛洪

字稚川句容人

甘卓

字季

思年之子皆起兵應秘冰遣其將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

淮退趨壽春至是廣陵度支陳敏謂征東將軍劉準

曰此等烏合之眾其勢易離請為公破之時冰眾十

倍于敏準乃益敏兵敏擊之所向皆捷遂與玘合攻

斬冰揚徐二州平玘及賀循皆散衆還家不言功賞  
朝廷以敏為廣陵相

顓表頴為皇太弟自為太宰雍州牧

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頴復皇后太子頴遣兵拒戰

蕩陰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蕩陰縣

侍中嵇紹死之帝遂入鄴越走

歸國

頴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東海王越與右衛  
將軍陳眕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寮戒嚴討

顓石超奔鄴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越奉帝北征徵

前侍中嵇紹詣行在

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

扈衛乘輿死生

又檄召四方兵北至安陽

漢縣今為彰德府治

以之佳馬何為

衆十餘萬顓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

釋甲縞素出迎請罪顓不從遣石超率衆拒戰乘輿

敗績于蕩陰帝頽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

登輦以身衛帝兵入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

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

帝墮于草中亡六璽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迎帝入鄴改元

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穉侍中血勿浣也陳眈上

官己奉太子覃守洛陽越還東海孫惠勸邀結藩方

同獎王室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

苟晞奔豫州都督范陽王虓字武會宣帝弟虓以為康王綏之子

兖州刺史

幽州都督王浚

字彭祖沈之子

并州刺史東嬴公騰

字元邁起

兵討穎

初三王之討趙王倫也王浚擁衆扶兩端禁所部士  
民不得赴三王召募穎陰圍之不克至是又稱詔徵  
之浚遂與鮮卑段務目塵

段日陸眷再傳為務目塵  
浚表為遼西公以女妻之

目通鑑作勿今  
依晉書北史

烏桓羯末及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同

起兵討穎穎遣石超擊之

八月穎殺東安王繇瑯琊王睿走歸國

穎怨東安王繇前議殺之繇兄子瑯琊王睿沈敏有  
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

字浚弘善導以朝  
賈之

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絳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  
逃歸顏先勅闕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  
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  
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迎陽迎太妃夏侯氏俱

歸國

胡三省曰元帝  
中興事始此

張方復入京師廢皇后太子

劉淵自稱大單于

初顏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

淵子聰字元明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彎弓三百斤弱冠

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淵從祖宣字士則謂其族人曰

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

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

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

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顏師古漢

書注匈奴中貴種有呼  
衍氏即今之呼延氏詣鄴告之淵白顏請歸會葬

勿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聲言助顏實



欲叛之及幽并起兵淵說頽曰今二鎮跋扈恐非宿  
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赴國難頽悅  
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

杜佑曰在  
離石北

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于離

石

戰國趙邑漢置縣晉為西河國  
治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是

幽并兵至鄴頽奉帝還洛陽浚大掠鄴而還

王浚東蠡公騰合兵敗石超于平棘

注見前

乘勝進軍

鄴中奔潰頽將數千騎奉帝御犢車南奔

倉卒無齎  
中黃門被

囊中齋私錢二千詔貸之于道中買飯食以瓦盃至  
温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張方迎帝

還宮奔散者稍

浚入鄴暴掠復還薊

劉淵聞穎去鄴  
嘆曰不用吾言

還百官粗備

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  
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  
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  
類可以為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魏  
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  
等稽首曰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

是為後蜀以前有蜀  
漢故稱後以別之

雄以范長生

涪陵人

有名德為蜀人所重

先是李流據  
郫城蜀民並

保險結鳩城邑皆空流衆飢乏長生以千餘家依青  
城山徐舉說長生給流軍糧流軍復振青城山在

成都府灌縣西欲迎以為君長生不可雄遂即王位  
南一名丈人山

約法七章以叔父驥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國為太宰雄以國離有智謀事必咨而後行然

### 國離事雄彌謹

劉淵自稱漢王

是為前趙以後劉曜改號故統稱趙

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眾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長久恩結于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  
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依高祖稱漢王尊

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以右賢王宜為丞相崔游為

御史大夫後部人陳元達

字長宏

為黃門郎族子曜

字永

明為建武將軍

游固辭不受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不答及淵為王叔謂曰君其懼乎

元達笑曰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之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識早孤養于淵及長儀觀魁偉性拓落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尺射而洞之劉聰重之以為漢世祖魏武帝之流

十一月張方遷帝于長安僕射荀藩

字大堅

立留臺于

洛陽復皇后羊氏

張方在洛既久剽掠殆竭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

帝逼令上車帝垂涕從之

帝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專掠後宮分爭府

藏劉流蕪武帳為馬棧魏晉積蓄掃地無餘

方擁帝及穎豫章王熾等趨

長安顯迎于霸上以征西府為宮惟僕射荀藩及司

隸劉暉

字長升毅之子

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復稱永

安立羊后號東西臺

十二月顯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庸

下熾冲素好學故顯立之詔顏還第而以顯都督中  
外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與顯夾輔帝室王戎參錄  
朝政王衍為左僕射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令州  
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

時顯以四方乘

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  
之莫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

### 漢寇太原西河郡

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

漢縣北齊改高平  
今屬山西澤州府喬

晞寇西河取介休

介休今賈渾不降晞殺之并納其  
妻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

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  
秩四等收渾屍葬之介休漢縣今屬汾州府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江德量

騰錄監生臣余景奎